

待予事了谢人间 访尔逍遥海上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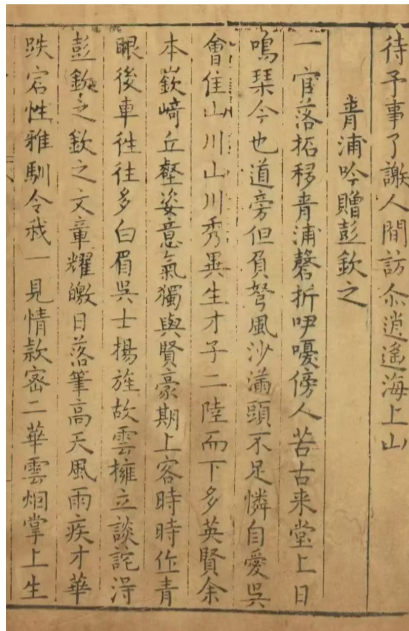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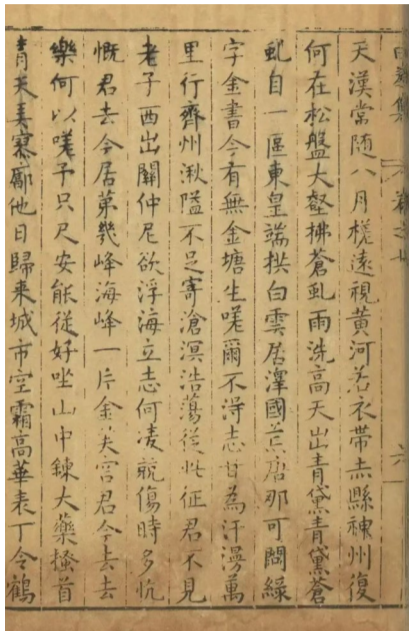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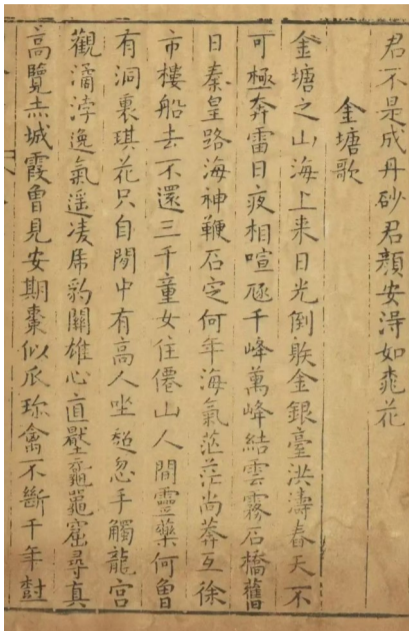
屠隆《金塘歌》：当齐地神话漂到舟山海山

□刘辉

明代宁波才子屠隆写过一首《金塘歌》，专门写舟山金塘岛。全诗四十多句，气势大，用典多。全诗：

金塘之上海上来，日光倒射金银台。洪涛春天不可极，奔雷日夜相喧豗。千峰万峰结云雾，石桥旧日秦皇路。海神鞭石定何须，海气茫茫尚莽互。徐市楼船去不还，三千童女住仙山。人间灵药何曾有，洞里琪花只自闲。中有高人坐起忽，手触龙宫观滴渤。逸气遥凌虎豹关，雄心直压鼋龟窟。寻真高览赤城霞，曾见安期枣似瓜。珍禽不断千年树，天汉常随八月槎。远视黄河若衣带，赤县神州复何在？松盘大壑拂苍虬，雨洗高天出青黛。青黛苍虬自一区，东皇端拱白云居。泽国荒唐那可问，绿字金书今有无？

金塘生，嗟尔不得志，甘为汗漫万里行。齐州湫隘不足寄，沧溟浩荡从此征。君不见，老子西出关，仲尼欲浮海。立志何凌兢，伤时多慷慨。君去今居第几峰？海峰一片金芙蓉。君今去去乐何以？嗟予只尺安能从。好坐山中炼大药，搔首青天弄寥廓。他日归来城市空，霜高华表丁令鹤。待予事了谢人间，访尔逍遥海上山。



全诗开篇便是迎面而来的山海气势：“金塘之上海上来，日光倒射金银台。洪涛春天不可极，奔雷日夜相喧豗。”

“金银台”是海上仙山的标配。李白写过“青冥浩荡不见底，日月照耀金银台”，宁波人舒宣写岱山的时候也用“蓬岛云长在，桃源客不迷”句，舒宣自注：邑有蓬莱乡，古史云金银为宫阙，望之如云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自威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三神山者……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，而黄金白银为宫阙。未至，望之如云；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

隔洋过海，水波荡漾，从宁波眺望吾乡，如云如雾，似隐似没，神仙居焉，那是自不必多言的事。从北宋舒宣到明代屠隆，宁波文人写舟山海岛，总绕不开“金银台”。

那个“春”字用得狠。春米，一下一下往上砸。屠隆不说海浪拍天，说“春天”——大潮汛时金塘岛外海的涌浪，真就是那个砸法。“喧豗”的“豗”读 huī，也是撞击声。两个字就把海的气势写透了。

接下来：“千峰万峰结云雾，石桥旧日秦皇路。海神鞭石定何须？海气茫茫尚莽互。”

“石桥”“海神鞭石”本是山东半岛的传说——秦始皇想出海，神人帮他驱石架桥，石头走得慢就用鞭子抽。问题是，屠隆写的是金塘，怎么把秦始皇的故事搬过来了？

这就叫“神话南迁”。唐宋以后，衣冠南渡，北方士人带着他们熟悉的故事到了南方。舟山群岛烟涛微茫，正好接住了这些仙话。嵒洒的礁石群被说成是“秦桥”遗迹，徐福东渡的经停点也被附会到岱山一带。屠隆才子，书读得多，自然了解这一些，顺手写进诗里，顺理成章。

“徐市楼船去不还，三千童女住仙山。人间灵药何曾有，洞里琪花只自闲。”徐市就是徐福，“停桡欲访徐方士，隔水相招梅子真”，清末民初湖州人周庆云给岱山东沙角山渚头“海天一览亭”的联语，笔者读之击节叫好，认为舟山第一。屠隆倒清醒，一句“人间灵药何曾有”就把长生梦捅破了。

后面写到安期生。“寻真高览赤城

霞，曾见安期枣似瓜。”安期生是秦代方士，传说在桃花岛一带活动，秦始皇跟他聊了三天三夜，他拿出像瓜一样大的枣子请客。“安期峰”“安期乡”，名字都从这里来。屠隆写“洞里琪花”，未必单指桃花，但安期生泼墨成石中桃花的传说，舟山人最熟悉。

“珍禽不断千年树，天汉常随八月槎。”八月槎是《博物志》里的故事——有人乘着木筏上了天河。屠隆把它写到舟山海疆，其实是在说：我们这里的渔民夏秋之交扬帆北上，一路星海相伴，跟神话里也没差多少。

“远视黄河若衣带，赤县神州复何在？”从金塘岛往外望，黄河细得像衣带，整个中原大地都找不着了。这也挺符合站在海岛上的视角——离大陆远了，离神仙近了。

二

诗的后半段转向对话。屠隆笔头一转，冒出个“金塘生”——他把金塘岛当人写，感叹这座岛“不得志”。明代金塘岛因为倭乱，老百姓被迁走内地，海疆荒凉，耕读难继。屠隆以“生”称之，是替这座命运多舛的海岛鸣不平。

“君不见，老子西出关，仲尼欲浮海。”老子骑青牛出函谷关，孔子说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——两位圣人都有远走高飞的心思。屠隆搬出他们，是给自己壮行色：我也可以走了。

“君去今居第几峰？海峰一片金芙蓉。”这是问金塘生：你住在哪座山峰？放眼望去，舟山千岛万峰，像海上开满金色芙蓉。屠隆从宁波过来，一眼看到的正是这幅景象——群岛如花，神仙可居。

这一句，倒是令作者忆起一位清时舟山诗人厉得鸭，曾写过一首怀念厉志的诗《望莱山有怀駭谷》：弱水应难一叶通，碧云山外浪千重。拟乘鸾鹤来相访，君在蓬莱第几峰。千岛之舟山，重重叠叠峰，我想念的人儿啊，你在哪一座山中？

结尾用了一个辽东的故事。丁令威学道成仙，化鹤归乡，发现城郭人民都已不是旧时模样。故事中是这样说的，华表上站着一只仙鹤，忽作人语，口占一绝：有鸟有鸟丁令威，去家千年今始回。城郭如故人民非，何不学仙冢垒垒。屠隆立了一个心愿：“待予事了

谢人间，访尔逍遥海上山。”等我哪天把俗事办完，也要像丁令威那样回来，跟你在海上仙山逍遥。

整首诗读下来，屠隆是把北方的仙话种子，种到了舟山的海风里。秦始皇、徐福、安期生、丁令威——这些原本奔波在齐鲁海岸的身影，被他一笔一笔请到了金塘、桃花、普陀之间。我们今天读这首诗，看到的不是用典的堆砌，而是一个明代文人站在舟山海岛上，对着苍茫海气说：神仙故事哪里都可以有，但最好的那一页，我留给这里。

三

屠隆（1543~1605年），字长卿，又字纬真，号赤水，晚号鸿苞居士，别署一衲道人、蓬莱仙客、娑罗主人等，浙江鄞县（今宁波）人，中国明代传奇作家、戏曲家。万历五年（1577年）中进士，授颍上（今属安徽）县令，后调任青浦（今属上海）县令。任青浦县令时遇水灾，率众修筑江堤防洪，次年奏请调整县境区划，离任时当地士民数百人送别至太仓州。这首《金塘歌》，见万历八年刻印的《由拳集》。时在青浦任上。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，擢升礼部仪制司主事，次年因刑部主事俞显脚诬告其“淫纵”遭罢免（实际因拒绝徐阶笼络遭忌恨）。后纵情诗酒，蓄养家班并亲自指导排演戏曲，率领戏班在江浙巡演《昙花记》。

屠隆才气横溢，是明“后五子”代表，既继承前后七子复古理论，又受公安派影响，反对拟古，提出“性灵”说。著有诗文集《由拳集》《白榆集》《栖真馆集》，杂著《鸿苞集》《考槃余事》，清言小品《娑罗馆清言》等。创作《昙花记》《彩毫记》《修文记》传奇三种（合称《凤仪阁乐府》），晚年与汤显祖两次在遂昌会面，研讨文艺创作。传为《金瓶梅》作者。 图片由作者提供

本版与市政协
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合办
第1316期
来稿请发
zswb03@zsnews.com